

# 從文化美學及心理因素看 英式英語及美式英語之現在完成式時態

璜·安東尼·聖貝瑞

美國聖荷西州立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教授

E-mail: jsempere@email.sjsu.edu

## 摘要

語法的形成不僅和歷史內在發展及語系相關，也受地域性語言接觸的影響。就如現在完成式（例句：「I have done it.（我有做）」），與簡單過去式或過去時態（例句：「I did it.（我做了）」）二者於目前的英與用法漸趨區域特殊化。美式英語偏好使用過去時態，甚至還加上「still」、「yet」等副詞，例如：「Did you sell your house yet?（你賣了你的房子了沒？）」，英式英語也許因為跟從其他歐洲語言趨勢之故，同樣的問句會說成是「Have you sold your house yet?（你有將房子賣出去了嗎？）」。這絕非表示英式英語和德語，義大利語和法語經歷一樣的歷史僅用現在完成式來表示過去已發生的情境，然而與歐洲一大西洋地區的文化上之關聯語言卻可能影響其語法，更明確地說是使用現在完成式，而非使用簡單過去式的例子。反過來說，美式英語就未跟隨此走向，而且很明顯地一些方言已漸漸以過去時態來取代傳統的現在完成式。

關鍵字：現在完成式、英文、語言區域

## 壹、簡介

本研究企圖說明美式英語及英式英語中，英語之現在完成式時態的背景及含意。本文主張，英式英語目前正將現在完成式時態形式，延伸入傳統的簡單過去式。相反的，美式英語似乎依舊較為接近中世紀所發展之完成式的最初含意。藉由歷史的調查，將討論文法學家及語言學者對此主題所抱持的主要觀點。同樣地，將分析說話者的資料及主觀的判斷。語料將指出此語法改變的文化及區域特性，以及受完成式強烈心理制約的語感判斷。

## 貳、定義時式及時態

我們是否能將完成式歸於時態、時式或同屬兩者，取決於我們如何定義時式和時態這兩種類別。現在完成式時態的動詞，通常是被解釋為具有與現在式（因此具有時態元素）有延伸之密切關係的過去式（因此具有時式元素）。不過，不是所有的語言學家都同意完成式具有部分時態的性質。例如，Comrie 就有所保留（1976:6），因為時態一般與完成或正在進行中的對比有關。此外。斯拉夫語（Slavic）語言學家主張：日耳曼語系（Germanic）和羅曼斯語系（Romance）如果和形式上更複雜而且屬於強制性的斯拉夫語系時態系統比較時，是沒有時態系統的（Maslov, 1985: 20; Mustanoja, 1960: 445, note; Nehls, 1988: 173; Zandvoort, 1962: 20）。實際上，Nehls（出處同上）注意到，「時態」一詞是源自俄語 *vid* 的語義轉借詞，是用來表示文法之完成式與未完成式間的對比，此對比以形態方式在斯拉夫語中產生（字首或字尾）。

另一方面，不僅其他作者承認英語之時態的存在，且他們也發現許多副類別，像是「不定詞」、「定詞」、「完成式」或「完成的」、「未完成式」或「繼續形」、「反覆詞」、「表始動詞」等（參見 Curme, 1931:373; Lyons, 1968:337; Whitehead, 1936:24）。其他細分包含「經驗完成式」，如「他曾到過中國。（He has been to China.）」，「習慣狀態動詞」：「他這星期每天下午都來公園散步。（He has walked in the park every afternoon this week）」或「結果狀態，非動態的狀態動詞」：「他見過大象。（He has seen an elephant.）」（Rot, 1988:29）。有定義也不見得就好到哪裡去：「時態表示動作的時態，形式，及特性。」（Curme 1931,引用於 Zandvoort, 1962:1）。即使是 Guillaume，心理語言學家先驅，也沒有更進一步闡明 Henry Sweet 於世紀轉換時已經說過的釋義：「L'aspect est une forme qui, dans le système même du verbe, dénote une opposition transcendant toutes les autres oppositions du système et capable ainsi de s'intégrer à chacun des termes entre lesquels se marquent les dites oppositions」

從文化美學及心理因素看英式英語及美式英語之現在完成式時態

(1929: 109)。

將此假設留給語意學學家去解決吧，我們回到不摒除或贊同其屬於時態的完成式。如我們所見的，完成式的定義，自從它最早被敘述起，就沒有改變過。因此，Bybee 及 Dahl 將完成式詳述為表示一種相對於說話，或另一個參考點的時刻，其正被描述的情況 (1989:55)。Comrie (1976:52-65) 及 Guillaume (1929:20) 對其抱持相似的含義，他們稱它「l'aspect extensif "vu qu'il sert à renouveler la tension du verbe au moment où elle expire et à la prolonger au delà d'elle même, en extension"」。參見 Duncan 於 1731 年所說的：「我的助動詞，是現在式的，顯示這裡我腦中所考慮的過去時間，猶如是現在的」(1967，來自 1731:24 的摹寫)；和 Murray (1968，來自 1795:42 的摹寫)「過去完成式 (Preterperfect) 時式不僅不定地指向過去的事物，且也傳達暗示目前時間」。

## 參、時間的含義

假如查明時態的範圍是有爭議的，那澄清時間的概念則更具挑戰性，最少從邏輯哲學的觀點來看是如此。因此，Zeno 之時間不可分割的自相矛盾的議論，或 Augustine 的決定性假設：「現在式沒有空間」(懺悔錄，第 10 卷[Confessions, Book XI]:19-20)，因為一剎那「以這樣的速度從未來飛到過去，最少的停留，沒有任何延長」(出處同上)，都不能在語言學的描述中幫助我們。而許多當代語言哲學家的提議非常精準，尤其是 Anscombe (1964)、Russell (1918)、Smart (1964) 及 McTaggart (1934)；哲學家考慮到時間的概念是如此充滿矛盾一時間簡單地無法存在。所以，往前移之唯一的可能性是，藉由採取亞里斯多德 (Aristotelian) 的方式，並試著當說話者提到時間時，分辨說話者的意思為何，而非企圖以柏拉圖的形而上學解釋來說明時間為何物。一旦對此達成一致的意見，我們可以不考慮像是牛頓 (Newtonian)、康德 (Kantian) 或相對量子 (Relative-Quantum) 的觀念，以及所有源自它們之自相矛盾的議論 (cited in Loizou, 1986:17)。在本章稍後，我們將更精確地談論時間及時態的觀念。然而，現在讓我們往前，去回顧英語中完成式的發展及使用。

## 肆、歷史概觀

有跡象顯示原始印歐語系 (Proto-Indo-European) 在形式上僅用現在式及不定

過去式（單純過去式）即足以運作，而未完成式的發展是後起的（Comrie 上面引述之著作 p. 83）。至於未來式，有證據顯示其在印歐語系語言中很晚才形成。即使像是拉丁語（Latin）一樣在構詞學上有表示未來式的依附詞素，其後綴詞素的根源仍舊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助動詞標誌（García Hernández, 1980），如現今的羅曼斯語系。鑑於兩者都比較為穩定的現在式及過去式詞形變化經歷了更多的改變，所以完成式也和未來式一樣經歷了類似的歷史形態改變。拉丁語及古英語都有某組具有形態上是過去時態，而用現在式之含意的動詞。因此，拉丁語的 *perii*（我死了（I died）），習慣上被翻譯成「我是一個死人（I'm a dead man）」。同樣地，*memini* 及 *odi*（字面上為「我記得（I remembered）」及「我恨過（I hated）」）也以現在完成式說，即「我已記得（I have remembered）」及「我曾懷恨（I have hated）」（Palmer, 1954:308; Allen and Greenough, 1983:116）。

在古英語中，某些動詞形成一種脫離他們強健之過去時態形式的現在式含義。結果是，「這些（強健）的動詞，在弱動詞的模式上採用新的過去時態形式。因此，現在式時式看起來像一種強健動詞的過去式動詞，而過去式時態看起來像是虛弱動詞的過去式動詞」（Diamond, 1970:41）。因此在單數形過去式動詞中，*magan*「能夠（to be able）」變成 *mæz*「我已能夠（I have been able）」，及 *meahte*「我可以（I was able）」。Diamond 列出了 12 個此類別下的動詞，而 Mitchell 及 Robinson 僅列出 11 個（196：52）。至於拉丁語，文法學家不過找到 3 個或 4 個這類的動詞。

除了該子分類的動詞外，古英語及中古英語（Middle English）持續在文章脈絡中使用過去時態形式，而其於現今必須是現在完成式：「I saugh you noight this fourtenyght or moore」（*Canterbury Tales D*, 1783）：「我已經兩星期以上沒有見到你了。（I have not seen you for a fortnight or more.）」（Schibsbye, 1974:135）。然而，中古英語目擊了現代之完成式的成熟發展；即 *have* + 過去分詞：「Ich habbe iloued de moni zer（*Dame Sirith*）」：「我已經愛你很多年了（I have loved you many year）」，在整個中古及現代英語中，與過去時態的含義輪替著：「你從那時起就沒有跟她說話了嗎？（You spoke not with her since?）」（*Lear*, IV, 3, 35），即「你從那時起就未曾跟她說話了？（Haven't you spoken with her since?）」。另一個不及物動詞的子集（優勢動作）採用助動詞 *be* + 過去分詞。所有下列莎士比亞風格（Shakespearean）的範例，都被引用於 Kakietek（1976）：「公爵非常怪異地從此消失了。（The duke is very strangely gone from hence.）」（一報還一報（*Measure for Measure*），I. 4. 49）。「他以貴族身分走入果樹園（His lordship is walked forth into the orchard.）」（亨利四世（*Henry IV*），Part 1, II. 4. 353）。「…這家人變成下流的家庭，他們偷竊。（This house is turn'd bawdy-house, they pick pockets）」（亨利四世（*Henry IV*），Part 1, III. 3. 69）。這些之中也許唯一保留在當代英語的是具有 *gone* 的用法，如「他已經消失了。（He

從文化美學及心理因素看英式英語及美式英語之現在完成式時態

is already gone.)」。(Copley and Pelham, p.209-1773)

源自逐漸過渡之現在完成式的歷史發展，在含義上從具有 to have 動詞的概括形容詞開始。當這些動詞失去所有格力量時，它們越來越被用作有分詞含義的簡單助動詞。至中世紀晚期，完成式的當代含義已經在英語中建立了。因此，圍繞著所謂的當前關聯，出現了「有結果的完成式」。考慮到 (Comrie 稱之為「持續性情況的完成式」) 莎士比亞的「我已經認識你 20 年了。(I have known thee these twenty years.)」(Henry I, Part 2, II. 4. 329 — Kakietek, op. cit. p. 49)。在奧賽羅 (Othello) (IV. 2. Iff.) 中，我們發現「你那時沒有看見任何東西嗎？(you have seen nothing then?)」但是在別處 (All's Well V. 3)，莎士比亞回復到過去時態：「我今天見到了這個人 (I saw the man today)」(Dietrich 1955:138)。另一個完成式的子類型，Comrie 的「經驗性的」，例如，當與「比爾曾去過美國。(Bill has gone to America)」(「有結果的完成式」) 相較，及當與其他完成式相較時，「比爾曾到過美國 (Bill has been to America.)」似乎較晚發展。「上帝之光，我以前從未在我的房子中受此稱呼。(God's light, I was never called so in my house before.)」(Henry IV, Part 1, III. 3. 17)，及「你是第一個出身僕役而當上公爵的人。(Thou art the first knave that ever madest a duke.)」(Henry IV, Part 2, V. 1. 354 — 1976 Kakietek, 1976 p. 50)。至於 Comrie 的「持續性情況的完成式」，即像是此例句的類型「我在這屋子裡已經住了 10 年了。(I've lived in this house for ten years.)」(且我仍住在這裡)，參見莎士比亞的「黃道帶已經繞行很久了，而它們中沒有一個有磨損的。(Zodiacs have gone, round, and non of them been worn.)」(Measure for Measure, I. 2. 156 被引用於 Kakietek, 1976 p. 47)。吾人可以分辨完成式更細微的差別，因而分出更多的子類型。因此有所謂的「引導至現在的一個時期的習慣」，例如，「我總是走路去工作。(I've always walked to work.)」(Leech, 1971:34)；「陳述性的完成式」(Kruisinga's 「陳述性的」) 如「英國有許多能幹的統治者。(England has had many able rulers.)」(Bryan, 1936:378) 及「熱門消息」完成式：「麥坎爾 X 剛被暗殺了。(Malcom X has just been assassinated.)」(McCawley, 1971:104)。

企圖定義現在完成式的語義可上溯到 18 世紀。在此之前，大部分的英國文法學家僅指出現在式存在於某些派典中。1762 年 Lowth 主張，類型「我移動 (I moved)」的建構，有不定的含義，而那些「我已經移動 (I have moved)」的類型，意味著肯定的含義。Noah Webster 在他的「論文」提出一個與目前分配給現在完成式之含義一致的反轉次序：「因此正確地說應是「我昨天、上星期、10 年前讀了一本書等等 (I read a book yesterday, last week, ten years ago etc.)」，而不是合乎文法地說「我昨天、上星期已經讀了一本書等等。(I have read a book yesterday, last week, etc.)」，如此，正好與 Lowth 的規則，「我移動 (I moved)」是肯定的，而「我已經移動 (I have

從文化美學及心理因素看英式英語及美式英語之現在完成式時態

moved)」是不確定的時間相反」(Webster 1967, 1789:227 之摹寫本)。但是顯然，在那時代，現在完成式之最綜合的文法處理是Pickbourn的方式。在他於 1789 年出版的書「英語動詞 (The English Verb)」中，他奠立了解釋的基礎，且受到最多文法學家引用。從此，他的解釋是現行解釋的標籤。「此時態可恰當地被稱為現在完成式，或不定完成式」。他的研究包含數頁，而於其中我們發現，第一瞥所見的是一百年後 Henry Sweet 所提出的當前關聯理論 (Current Relevance Theory)。

## 伍、美式英語的現在完成式

現在讓我們將注意力轉到美式英語的文本資料回顧上。由於許多過往的事敘述了實際書寫時所發生的事，所以殖民地日誌是很珍貴的資訊來源。所以，當前關聯的觀念，應時常在這些地方表露。下列是許多範例中的例子：

「一個極討厭的傢伙 [今天早上] 已進行了嘲弄訓斥。(An horrid fellow has made a Mock-Sermon [this morning].)」

我將驅除 已被指控進入人們心靈的毒藥(I would ...) expell the poison that has been insimulated into the Souls of the people.」(1712 年星期四晚上，Cotton Mather 日誌，p.10。)

「當我與我的家人坐在一起，並唱著我的上帝賜給我之夜晚的詩歌時，在我及他們就寢休息前，最後一件要做的事，必定是去問有能力的小孩，這三個問題。(When I am sitting with my Family, and going to utter the Songs which my Maker has given me for the Night, the Last thing to do, before I and they retire to Rest, must be to ask of the Capable Children, these Three Questions.)

- Q.1. 你 今天有沒有忽視祈禱室的信仰？( Have you not neglected the Religion of the Closet today?)
- Q.2. 你 今天有沒有用你的筆做任何好事？( Have you used your Pen for any Good Purpose today?)
- Q.3. 你 今天做的夠好嗎，那不是說，你 今天完全喪失你的時間？( Have you done so much Good, that it may not be said, you have wholly Lost your Time today?)」(Cotton Mather 日誌， p. 18)。

從文化美學及心理因素看英式英語及美式英語之現在完成式時態

「我所遇過最令人惱怒（也最大）的事，是由蟲子及蚊子造成的，前者尤甚。（The greatest annoyance I have experienced (and great it has been, has proceeded from bugs and musquitoes, the former especially.)」(1830年，John Fowler，穿越紐約州的旅遊，p.194)。

除了 Mather 上面的範例以外，大部分在時間上涉及過去式的範例，都出現過去時態：

「告訴你—今天早上一我看見不多的—。（Tell-that I saw little--this morning）」(Amos Lawrence的日誌及通信， p.129-1834)。

「企業社團今天在劍橋開會。（The Corporation met this day at Cambridge.）」(Samuel Sewall的日誌，Vol. II, p. 1019-1724)。

「今天我從秘書那裡收到這封信。（This day I received the enclosed from our secretary.）」(Pynchon Papers, Vol. I, p. 85-1670)。

「我今年收到了兩封你的來信，很高興聽見你健康幸福。（I received two letters from you this year and rejoice to hear of your health and welfare.）」(Pynchon Papers, Vol. I, p. 108-1672)。

「今天早上這裡來了幾個人。（This morning came here several persons.）」(Boston News-Letter, July 9th-16<sup>th</sup>, 1705)。

「今天早上有一位印度人到達了。（This morning an Indian arrived.）」(George Washington 日誌，Vol. I, p.84-1754)。

「今天早上我幫助老鴿子上岸。（This morning I assisted in getting the old Dove on shore.）」(The Journals of Ashley Bowen of Marblehead, Vol. I, p. 225-1769)。

似乎違反 Comrie 之有結果的完成式（即持續的情況）的另一個範例是，Royall Tyler 的表演「對比（The Contrast）」(1787)：

「Darby是他的教名；我忘了他的其他名字」(Darby that was his baptizing name;

his other name I forgot.)

另一方面，必然是因為有「持續的情況」而使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州長 Joseph Dudley 有如下的用法：

「藉由全能的神的偏愛，我們去年免受敵人由陸地來的任何侵害，或對我們沿海任何重大的掠奪；而數個部分的軍隊對我們的保護，盡了他們的義務。(By the favour of Almighty GOD, we have been last year preserved from any inroad of the Enemy by Land, or any considerable Depredation upon our Coast; and the Forces in the several Parts have done their Duty towards our Preservation.)」(The Boston News-Letter, June 3, 1706)

因此，於此處理之時，必定有感覺到去年，與現在式非常有關之事件。此範例顯示，關聯可推翻英語中時間表現的明顯表現形式。至於支配時間副詞的條件，可能於此方面出現，still、already及 yet，可被規律地發現僅會伴隨完成式：

「這裡的天氣非常適度，且仍然持續著。(It has been and still continues very moderate Weather.)」(J. S. Copley 及 H. Pelham 的信及文章，p. 177-1771)。

「West先生已經享受了改進自己的益處。(Mr. West has already enjoyed the benefit of improving himself.)」(J. S. Copley 及 H. Pelham 的信及文章，p. 208-1771)。

「所有人…尚未付款的人…。(All Persons...who have not already paid...)」(The Boston News-Letter, March 24, 1707)

「雖然，我還沒有從Gouldsboro的西部聽到任何關於你的動作。(Tho' I have heard nothing of your motions from Gouldsboro' westward yet.)」(William Bingham's Maine Lands, p. 1141-1802)。

然而，副詞just (now)、never及 lately在平行的環境中似乎是沒有變化的，且時常來自相同作者的筆下：

### JUST (NOW)

「我剛收到帳目。(I have just now receiv'd an Account.)」(William Shirley



從文化美學及心理因  
素看英式英語及美式  
英語之現在完成式  
時態

的信件，p. 466-1751)

「我剛收到了一封信。(I have just now received a letter.)」(The Pynchon Papers, Vol. I, p. 57-1666)。

但是：

「我很榮幸剛已收到你的信。(I had just now the honour of your Letter.)」(Shirley, p. 521-1756)

「我才剛收到信。(I just now received the enclosed.)」(Pynchon, p. 125-1674)

「剛剛我已收到消息。(Just now I received intelligence.)」(Pynchon, p. 63-1666)

「你 28 號的來信我剛收到了。(Yours of 28 instant I received just now.)」(Pynchon, p. 97-1671)

「我剛收到你託這位印度人轉交來的信。(I just received a letter from you by this Indian.)」(Pynchon, p. 118-1673)

### LATELY

「…我最近收到倫敦來的信。(…which I have lately received from London.)」(Mather, p. 95-1712)

「上帝自有安排，這地區的一個男人，最近死了。(God has ordered it, that a man of this Neighbourhood has lately died.)」(Mather, p. 63-1712)

「我最近檢閱了數個軍團。(I have lately reviewed the several Regiments.)」(The Boston News-Letter, June 3, 1706)

但是：「我最近在一場佈道中公開宣佈…。(I lately declared in a Sermon, that…)」(Mather, p. 48-1712)

「我最近獲得了你的贊同。(I lately received the favor of yours.)」(Jasper Mauduit, p. 86-1762)

「我最近約束了新招募的官員…。(The Restraint I lately laid the recruiting Officers under.)」(Shirley, p. 406-1755)

從文化美學及心理因素看英式英語及美式英語之現在完成式時態

## NEVER

「Antonio你從未在所有你的信中提及。(You have never menthoned in all your Letters Antonio.)」(Copley 及 Pelham, p. 177-1771)

但是：

「我從未聽過Lovelace上校信中提到的印度人的姓名。(I never heard the names of Indians mentioned in Colonel Lovelace's letter.)」(Pynchon, p. 82-1668)

「我是一個真正的北軍士兵(Yankee American),自由之子,而在我生命中,我從未懼怕過槍枝。(I'm a true born Yankee American son of liberty, and I never was afraid of a gun yet in all my life.)」(Tyler的「對比」, p. 57-178)

另一個重要的資料來源起源於,1692年,當舉行巫術試驗時,在禮拜堂中進行的審問。

(Bish)「我完全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女巫。(I know nothing of it I do not know whether be any witches or no.)」。

(Har先生)「難道你沒聽過有人自己承認了。(no have you not heard that some have confessed.)」

(Bish)「不,我沒聽過。(no I did not.)」(森林管理員,巫術禮拜堂的記錄, p. 145)

「你從未見過任何特異景象嗎?(Have you never had any apparition?)」

「沒有,先生。(No. Sir.)」(Ibid, p. 185)

「你有什麼我說的東西嗎?我從不以話或行為冤枉人。(What would you have me say? I never wronged no man in word nor deed.)」

「這裡有3個證據。(Here are 3 evidences)」

「你指責我是男巫,你乾脆也指責我是一頭美洲鷲。我沒有做傷害別人的事。(You tax me for a wizard, you may as well tax me for a buzzard. I have done no harm.)」。

「折磨這些人不算傷害嗎?(Is it no harm to afflict these?)」

「我從未做過這種事。(I never did it.)」(Ibid, pp. 256-257)

在當代美式英語中，假借 never、lately 及 just (now)，以未不定地用於相同環境的現在完成式，或過去時態。

對於當代英語，我們可總結出下列資訊：某些副詞似乎寧可與現在完成式結合，如 since、so far、up to now、for the time being、lately 等，以及其他過去時態的子類別，如 ago、last、yesterday 等。而另一群的副詞則與過去時態及現在完成式結合的很好，如 ever、never、always、yet、just 等。當前關聯 (Current Relevance)：現在完成式是用於，當動作在過去發生，但是與現在有某些關聯時，例如：「我割傷了我的手指而現在仍在流血。(I've cut my finger.)」不定時間：當發生在過去的某事，沒有精確指出時間時，必須使用現在完成式。例如「你去過慕尼黑 (Munich) 嗎？」(過去某時間)，但是「你住慕尼黑嗎？(Were you in Munich?)」(例如，1972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有數位作者在這 3 個類別中加入了許多東西。然而，討論中有許多都不是決定性的，因為其是以務實的感覺為基礎的。因此，如我前所述，James McCawley (1971: 104) 加上了第 4 個類別，他稱為熱門消息 (Hot news)：「Malcom X 剛被暗殺 (Malcom X has just been assassinated.)」，而 Martin Joos 陳述為「『他們已經射殺了甘迺迪總統 (They have shot President Kennedy.)』似乎應為『他們射殺了甘迺迪總統 (They shot President Kennedy)』(其為精確的措辭，於其中，無情的消息那天被系所成員，帶至威斯康辛大學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大學俱樂部的撞球室)，加上額外的 have 對這樣的場合而言，太學究了，即太輕挑了」(1964: 146)。至於 McCawley，他沒有為他的選擇辯解。(National Geographic, Feb. 1960:274)

此主題上方言的差異，幾乎都是由非美國人的文法家所注意到 (Palmer 1974:52-53), Leech (1971:38), Visser (1973:2193), Defromont (1973:100-101), 及 Vanneck (1958:237-242)。所有這些作者都有提供範例，其中許多是摘錄自當代的美國文獻。及自己的現場觀察。因此 Palmer 評論：「對於一位英國的說話者而言，問一位來到桌旁的小孩：『你洗手了嗎？(Did you wash your hands?)』不是正規的。」(1974:53) 而對於美國的說話者而言，這相當適當。Leech 指出在英國英語中，應抵制搭配 yet 的過去時態用法，例如「你賣掉了你的錄音機了嗎？(Did you sell your tape-recorder yet?)」(1971:38)。Defromont 來自 Université de Rabat 的當前關聯理論家，從美國表演中獲得其資料，最主要是來自 Arthur Miller 的「推銷員之死 (Death of a Salesman)」。在證明美式英語中廣泛使用過去時態，在英式英語中通常會預期使用現在完成式，例如「我們帶了一些花給你，在這兒。(Here, we brought you some flowers.)」Defromont 做出結論，在美國現在完成式正在變淡中「...l'emploi du Past tend à se développer au détriment du Present perfect et du Past Perfect」(1973:117)。此值得注意的現象導致另一位英國人 Brian Foster，去反駁 E. Nida 的主張：「在剛放下書本時，很可會說『我讀完了這本書。(I finished the book.)』」(Foster, 1972:210)。Foster 的回應揭露了某程度之預示懼怕美國風格的挫敗：

英語的美國式變化是相當真實的事，但是此刻對於英國慣用語而言，這是相當陌生的。我僅曾經見過一個這樣的例子，且是在 1950 年代中期，當時倫敦舊開普敦階的倫敦賭場（London Casino of Old Compton Stree）發出了一份新的電影超視綜合體技術（Cinerama technique）紀念卡。出於美國人的靈感，卡片上寫著 I was in Cinerama（我已身在立體聲寬銀幕電影）。在英國人的眼裡，這句子似乎不完整，且需有像是「何時（when）？」、「何地（where）？」的提示詞也許應該經由著名的 Kilroy was here（早期街頭塗鴉時出現的知名句子，意為『王在這裡』，來加入英國人知道的語法，更不必說像是「I just ate.」的好萊塢電影片語，及永遠一再發生的「所以，你終於到這裡了？（so you finally got here?）」（1972:210）。

范尼克（Vanneck），另一個英國人，爭論到，藉由以過去時態替換現在完成式，美式英語正失去某些英式英語仍維持的語義學上的區別。例如：

- 1a. 「你看起來很擔心。發生了什麼事？（You look worried. What's happened?）」（我對我的朋友所見或所聽的完全無概念）。
- 1b. 「你看起來很擔心。怎麼了？（You look worried. What happened?）」（我知道我的朋友出席一場現在已經結束的會議。而我想要知道會議發生什麼事）。
- 2a. 「你吃過午餐了嗎？（Have you had lunch?）」（假如沒有，你介意跟我一起吃嗎？）
- 2b. 「你吃過午餐了嗎？（Did you have lunch?）」（假如沒有，你一定很餓，除非你吃過點心）。（1958:238-239）。

雖然例句 1 似乎在區別上是一致的，而例句 2 就顯得較為牽強些。但是所分配的含義明顯是武斷的，且可能是依照文章脈絡，吾人可衍生之許多解釋之一。范尼克自相矛盾，在他書上的（240）頁上，他提出美式人「口語的」過去時態，代表的是一種新的發展，且沒有存活下來，而在下一頁（241）頁上，他表示，它可能是一種古語，因為在愛爾蘭（Ireland）使用相似的過去時態非常普遍。范尼克藉由指出美式人的慣用語「你這樣說的！（You said it!）」，到了英式變成「你曾這樣說的！（You've said it!）」，來強調美式及英式英語的分歧性質。現在，承認美式英語中過去時態，與傳統子類別之現在完成式副詞，像是 yet 及 already 的共同發生，我們可能想要問，在英式英語中是否有反轉取代的趨勢。關於這點，Trudgill（1978:13）及 Hughes 及 Trudgill（1979:9）參照了不列顛群島中，現在完成式之起初的延伸：「有一些英式的語言學者資訊性地觀察到，完成式有某些事情正在發生」。特別是越來越多說話者正使用如下的句法結構：「他去年為我們表演（He's played for us last year）」、「他們 3 年前就已經這樣做了（They've done that three years ago）」（Trudgill,

從文化美學及心理因素看英式英語及美式英語之現在完成式時態

1978:13)。

## 陸、語言區域及現在完成式

假如英式英語的現在完成式遭遇到如其他歐洲語言所依循的過程，則此方言將往前跨一步，朝向Argentieri所稱的「歐洲大西洋(Euro-Atlantic)」語言：「l'avvicinamento graduato e centripeto della lingua italiana e di tutte le lingue euro-occidentali alla lingua euro-atlantica」(被引用於Muljagic, 1971:331-332)。總之，其他具有活躍之現在完成式及過去時態的西日耳曼語(West Germanic)。可能會跟著做，如德語(取決於地區及方言)：「Ich sang~Ich habe gezungen」荷蘭語「Ik zang~Ik heb gezongen」及瑞典語「Jag sjung~Jag har sjungit」仍然維持現在完成式。但是北日耳曼語(North Germanic)、意第緒語(Yiddish)及南非荷蘭語(Afrikaans)已經以完成式/過去式的結合形式，中和了它們的區別(Lass, 1987:323)。據聞，意第緒語於十七世紀完成了此文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南非荷蘭語延長其過去時態到十九世紀晚期，而其最後終於被起源於最初之現在完成式的結合形式所戰勝了，如意第緒語「Ix hob gezungn」，南非荷蘭語「Ek het gesing」(Lass, 1987:325)。歐洲的情節然後是朝向，取代由印歐語系(Indo-European)所傳承下去之古過去時態的詞形變化的聚合之一。過去時態因此被現在完成式的結合形式所取代，其所以失去了它「當前關聯」的含義，以及所有其曾經有的其他時態上的細微差別。但是持續使用過去時態(即使是一瞬間前發生的事件)的說話者，要如何突破所有其他方言社群所共有的規則呢？Trudgill提出了一個生根於根本結構觀念之可能的解釋。來說明英式英語的句子，像是「他去年為我們表演。(He's played for us last year.)」、「他們3年前就已經這樣做了。(They've done that three years ago.)」這些句子可能有它們的起源，一種混合形式的起源：He has played for us + He played for us last year。然而，重點是：我們並不真正知道它們是如何浮現的，或它們如何確切地被使用；而且，不僅是此案例不使用的直覺，且是它們實際上是錯誤的(1978:13)。原因類似於Saurer關於異常句子的提議：「約翰(昨天)5:00離開(John has left at 5:00 (yesterday))」：然而，「對於某些說話者而言，此句子是可接受的。我們可以以兩種方法對此做出反應。我們能說，他們說的是一種與此解釋的語言不同的方言。而另一個說法是，在那些案例中，副詞yesterday及at 5:00非構成無時態句子，John have\* left或John leave的副詞，而是從外面加入到現在完成式句子John has left的，作為一種事後的想法」(Saurer, 1984:87)。可主張上面之「異常的」現在完成式，是一種主觀投射語法的範例，那種非為方言社群所共有，作為標準的語法，但是被相關地心照不宣的瞭解。

下面編號1的句子代表美式英語的狀態。編號2的句子顯示在英式英語中展示第一次發現改變之文法化的過程。編號3的句子顯示現代口語法語及標準義大利語中，現在完成式的完全文法化(有些許這樣的可能性，在較後面的語言中，陳腐的

過去時態會與現在完成式交替)。

從文化美學及心理因素看英式英語及美式英語之現在完成式時態

### 美式英語

1. 所有方言社群所共有的客觀投射：

「我已經讀過此論文了。(I have read the paper.)」(今天早上)

另一選擇：

「我讀過此論文了。(I read the paper.)」(今天早上)

於此過去時態的標誌被事件的務實意義所壓倒了，因為後者是最近的，或仍然與說話者有關。因此，在含義上，過去時態在這裡，正開始被視為是一種現在完成式。

### 英式英語

2. 「他上一季為我們表演。(He played for us last season.)」

另一選擇：

「他上一季為我們表演。(He's played for us last season.)」

當前關聯元素開始凋謝，且其變「鈍」了，因為正開始使用無變化的過去時態，來表示不再暗指與說話者有必要之關聯的事件。

### 歐洲語言區域

3. 「Hier j'ai vu une belle maison.」(法語)

「Hieri ho visto una bella casa.」(義大利語)

「Ayer he visto una bella casa.」(半島西班牙語 Peninsular Spanish)

「昨天我看見一棟漂亮的房子。」

在像是那些編號 3 的語言中，使用現在完成式來標記當前關聯的語法，已經是消失了(法語及較小範圍的義大利語)，或目前凋謝了(半島西班牙語)。

關於精確過去式對完成性過去式之語言特定的變化，可於指向語言學領域裡之 Sprachbund 或混合的趨勢裡看見。文化的聯繫很大程度依靠鄰近地區及共有地區的相互影響。雖然在現在完成式(歐洲地區)與過去時態(美國地區)間的二分法，在英式英語及美式英語中，似乎不是如其目前在半島西班牙語及美式西班牙語間所觀察到的，一樣的如此清楚明確，例如，英式英語非常受相同領域之語言學趨勢的支配，此趨勢決定了在歐洲以現在完成式來取代簡單過去式。

## 附註

1. 雖然，依據 Grünbaum 所說的，我們無法不遭遇到此事的問題：「形成或變成一事件，與其僅是存在是有區別的，因此不過是其立即察覺有感覺之生物（人）的效果的通道」（Loizou, 1986:17）。
2. 這些動詞傳統上已知為「不完全變化動詞」（Allen 及 Greenough 1983:116）。
3. 下列範例中，以 *to be* 動詞為助動詞的美式英語，僅有與 *go* 結合的用法尚存：「來到這裡了…（Here are come...）」。（波士頓時事通訊（Boston News-Letter），1706 年 12 月 2 日）。「我現在到達這裡了。（I am just now arriv'd here.）」（Shirley, p.478—1756—）。「我們現在進入第 8 星期了。（We are now enter'd into the Eighth Week.）」（General Magazine, Philadelphia, P.323-1741）。「…誰的工作，他現在要去學習了（...whose works he is now gone to study）」（Copley 及 Pelham, p.209-1773）。
4. Webster 採用過去時態，而現今吾人應使用現在完成式取代之：「所以，我們有最公平的機會在北美洲創立全國性的語言，並給予其統一性及簡明性，甚至呈現給全人類」（1967 年，來自 1789：36 的摹寫本）。
5. 更令人困惑的是 Feigenbaum 之「他們已經殺死了 Anastasio Somoza（They have killed Anastasio Somoza）」的次分類法：「當名詞片語有獨一無二的參照體時，子句描述一件曾經發生過的事件」（1981:398）。至於此類型之傳達政治暗殺新聞的範例，明顯地，回想起 Lincoln 死前數天前的夢，據聞，他在夢中看見一屍體躺在白宮，並聽見士兵說「總統被刺客殺死了！」（National Geographic, Feb. 1960:274）。
6. 因此，Argentieri 相信，在其他可預料的改變中，在法語及義大利語中殘存的 *to be* + 過去分詞。一定會消失，且義大利語將失去其不定詞最後面的 *-e* 「per adeguarsi all' uso generale della lingua francese, spagnola e portoghese」（Muljacic 1971:332）。
7. 很明顯的，在南非荷蘭語中，「我是（I was）」的過去式仍是「Ek was」，而非「Ek het gewees」（「我曾（I have been）」）。同樣地，在十六世紀的意第緒語文章中，具有以結合形式表現的過去時態，源自最初之過去式詞形變化的唯一形式是 *ver*（was）：「...er ver oyx fin Krouky」，「…他也是來自 Kraków（...he was also from Kraków）」（Lass 1987:325）。*to be* 之過去時態的彈性在標準義大利語（Standard Italian）也是明顯的，於此，其可能以結合形式的過去式改變為被動句子中的助動詞，像是「America fu scoperta nel 1492」或「America è stata scoperta nel 1492」。
8. 另一種此時來自文學來源之現在完成式的「變異物」，在下列段落中被發現：「要人說到：『我們非常感謝你的幫忙，Newman 上尉。』，『我們昨晚已經某程度地討論了此事務了。』（Bernard Newman, Maginot Line 謀殺案（The Maginot Line Murders），第 XIV 章，p.260。Erades, 1957:137）。

## 參考文獻

從文化美學及心理因素看英式英語及美式英語之現在完成式時態

- Allen & Greenough, J. B. Greenough (Ed.) (1983). *New Latin Grammar*. New Rochelle: Aristide D. Caratzas.
- Anscombe, G.E.M. (1964). Before and After,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73, 3-24.
- Augustine, S., In A.C. Outler (Ed.) (1955). *Confession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and SCM Press.
- Bryan, W. (1936). The preterite and the perfect tense in present-day English.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35, 363-82.
- Bull, W. (1963). *Time, Tense, and the Verb*.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ybee, J. L., & Dahl, O. (1989). The Creation of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tudies in Language*, 13(1). 51-103.
- Comrie, B. (1976). *A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rme, G. O. (1931). *Syntax of 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3. New York.
- Defromont, H. J. (1973). *Les constructions perfectives du verbe anglais contemporain*. The Hague: Mouton.
- Diamond, R. E. (1970). *Old English*.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Dietrich, G. (1955). Erweiterte Form Präteritum und Perfektum im Englischen. *Studien und Texte zur Englischen Philologie*, 2, 1-218.
- Duncan, D. (1967). *A New English Grammar*. Menstor, England: The Scholar Press Ltd.
- Erades, P. A. (1975). *Points of Modern English Syntax*. Amsterdam: Sweets & Zeitlinger B.V.
- Feigenbaum, I. (1981). The Uses of the English Perfect. *Language Learning*, 31(1), 393-407.
- Findlay, J. N. (1960). *Time: a Treatment of Some Puzzles, in Logic and Langua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Fleischman, S. (1983). *From Pragmatics to Grammar Lingua*, 60, 183-214.
- Temporal Distance: a Basic Linguistic Metaphor. (1989). *Studies in Language* 13(1), 1-50.
- Foster, B. (1972). *The Changing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Macmillan St. Martin's Press.
- García Hernández, B. (1980). *El desarrollo de la expresión analítica en el latín vulgar. Planteamiento general*. *Revista Española de Lingüística*, 2.
- Grünbaum, A. (1963).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Space and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Guillaume, G. (1929). *Temps et verbe*. Paris: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 Hughes, A., & Trudgill, P. (1979). *English Accents and Dialects*. London: Edward



從文化美學及心理因  
素看英式英語及美式  
英語之現在完成式  
時態

- Arnold.
- Joos, M. (1964). *The English Verb: Form and Meaning*. Madison, Wisc.: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Kakietek, P. (1976). The Perfect Auxiliaries in the Language of Shakespeare. *Studia Anglica Posnaniensia*, 8, 45-53.
- Kany, C. E. (1945 & 1951). *American-Spanish Syntax*.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ruisinga, E. (1931). *A Handbook of Present-Day English*, (2nd ed.). Accidence and Syntax. Groningen.
- Lass, R. (1987). *The Snape of English*.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 Leech, G. N. (1971). *Meaning and the English Verb*. Burnt Mill, Harlow, Essex: Longman.
- Lenz, R. (1925). *La oración y sus partes*. Madrid: Centro de Estudios Históricos.
- Loizou, A. (1986). *The Reality of Time*. England: Gower.
- Lope Blanch, J. M. (1961). Sobre el uso del pretérito en México. *Studia Philologica, Homenaje a Dámaso Alonso*, 2, 378-385. Madrid.
- Lorck, E. (1914). *Passé défini, Imparfait, Passé Indéfini*. Germanisch-Romanisch Monatsschrift, VI.
- Lowth, R. (1967). *English Grammar*. Menstor, England: The Scholar Press.
- Lyons, J. (1968).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wley, J. D., Fillmore & Langendoen (Eds.) (1971). *Tense and time reference in English*. Studies in Linguistic Seman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Maslov, Y. S., Y. S. Maslov (Ed.) (1985). *An outline of contrastive aspectology*, 1-44.
- McTaggart, J. M. E., J. M. E. McTaggart (Ed.) (1934). *The Unreality of Time*. Philosophical Studies. London: Edward Arnold.
- Mitchell, B., & Robinson, F. C. (1986). *A Guide to Old English*.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uljadic, Z. (1971). *Introduzione allo studio della lingua italiana*. Torino: Einaudi.
- Murray, L. (1968) (1795). *English Grammar*. Menstor, England: The Scholar Press.
- Mustanoja, T. F. (1960). *A Middle English Syntax*. Part 1, Parts of Speech. Helsinki: Société Néophilologique.
- Nehls, D. (1988).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mmatical Category of Verbal Aspect in English*, in *Essays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on the Occasion of Gerhard Nickel's 60th Birthday*. Heidelberg: Julius Groos Verlag.
- Nida, E. A. (1950).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Missionary Press. N.Y.
- Paiva Boléo, M. (1937). *O Perfeito e o Pretérito em portugues*. Coimbra: Biblioteca da

- Universidade.
- Palmer, L. R. (1954). *The Latin Language*.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Palmer, F. R. (1974). *The English Verb*. London: Longman.
- Pickbourn, J. (1968) (1789). *A dissertation on the English Verb*. Menstor, England: The Scholar Press.
- Ramsey, M. M. (1963). *A textbook of Modern Spanish*.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Rot, S. (1988). *On Crucial Problems of the English Verb*.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Peter Lang.
- Russell, B. (1918). *On the Experience of Time*. The Monist.
- Saurer, W. (1984). *A Formal Semantics of Tense, Aspect and Aktionsart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 Schibsbye, K. (1974).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openhagen: Nordik Sprog-og Kulturforlag.
- Smart, J. J. C. (1964). *Problems of Space and Time*. New York an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llier-Macmillan.
- Sweet, H. (1891). *A New English Grammar: Logical and Historical, Part I: Introduction, Phonology, and Accid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Togebly, K. (1953). *Mode, aspect et temps en espagnol*. Copenhagen.
- Trudgill, P. (1978).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in British English*. London: Edward Arnold.
- Vanneck, G. (1958). *The Colloquial Preterite in Modern American English*, 14. 237-242.
- Visser, F. (1973). *An Historical Syntax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art III, Second Half*. Leiden: E. J. Brill.
- Webster, N. (1967) (1789). *Dissertations*. Menstor, England: The Scholar Press.
- Weinreich, H. (1968). *Estructura y función de los tiempos en el lenguaje*. Madrid: Ed. Gredos.
- Whitehead, H. (1936).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 Cleveland and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 Zandvoort, R. W. (1962). Is 'Aspect' an English Verbal Category? In Contributions to English Syntax and Philology. *Gothenburg Studies in English*, 14.